

石果 著

论桑曲

上

贵州人民出版社

论桑曲

① 石果 著



作者像

前言

又印不分“部”的《沧桑曲》了。

用这个“又”字，是说此书分“部”出版之后，我还另行印过一种不分“部”的本子。“出”了还“印”，是否就是由于这书要不要分“部”的问题？答曰：不是，是因它受到了两大损伤！

我的书稿是用改良式的章回体写的。即，行文本身完全用的是“新式”，或说“雅式”。只把章段叫作“回”，前面加两句“回目”，尾上用“正是”二字带两句“结语”，算是“旧式”，或说“俗式”。

正写的时候，就有友人质疑这作法。他说：“你这样作，大可能是‘武大郎爬竿子——两头不着’。喜‘雅’的人一看是章回体，就不屑光顾。而喜‘俗’的人一读内容又觉得不够味儿。”我说：“辨证一下吧，也说不定会得个‘雅俗共赏’。”我认为，这种对联和格律诗句式的文体，可说是汉语独有的一种文字艺术，本身就有欣赏价值。前面的“回目”，是这一章段的“内容提要”。后面的“结语”，又多具“点评”意味，会丰富读者的感知……

但是，不管我怎样“认为”，出版的时候“章回”却被取消了，还删去了十余万字……

沧桑曲 前言

折腾几十年，憾事不少，大都是无可补救了的。而这一憾，却觉得还可补救一下。于是积极营谋。1995年秋，得重庆山城老年大学《文缘丛刊》欢迎“入伍”，终算印出了章回体的《沧桑曲》两卷本100套。书是在遵义印的。遵义地区文联的老友谢尊修一手承办，付出了大量的心力。只是，由于厂小条件差，书的质量也就颇差。看看想想，不觉萌生了可能时再“补”它一次的念头。

最近，交上了一位比我年轻得多的文友。他得知此情，满腔热忱地鼓动我再印它一次，并愿助我奔走承担各项有关事务工作。我考虑一下，去谋得三联书店贵阳联谊会诸位老友的支持，列入《三联贵阳联谊丛书》。于是，这就——又印不分“部”的《沧桑曲》了，只把上、下两册改为上、中、下三册。

如问，这次若是印得还不理想，怎么样呢？

这次当然要尽可能争取搞好一些。世间极少十全十美的事物。假使多少还有点瑕疵，那也就不予计较了。说实话，作为作者，要真正满意，除非这书能再得着某一出版社的正规的出版，把这本子印得好一点，算为那不大可能的事创造点也许可能的条件吧。

从我的人生历程说，虽在青少年时代就喜好点文艺，却以扛枪杆子搞革命政治斗争步入社会并期以那为“业”的。在紧张生活的空当里，特别在当了报纸编辑的舞文弄墨时期，在责任感、需要和兴致交织的促使下，什么文体的东西都写。小说不过是“都写”中之一，却不料因之而当上了以写它为主的所谓专业作家。“专”吗？几十年风云激荡，实际是在并不太“专”——甚至长时“停摆”或反成“业余”的境况下过来的。但是，既背负着这名声，两本小集子，加上这部写时历尽艰辛，印时屡遭损折的拙作，也就算小小作个交代了。

这“交代”，不过聊表寸心。至于妄自“创制”的这种“改良式的章回体”，究竟真个会“两头不着”，还是会得点“雅俗共赏”的回

报,那是无从得知也管不了的事。

其实,“章回”与否,不过是个形式。一部书是否真正有点价值,主要在于它的内容。尽管是这出版遭过重伤、再印又不理想的书本子,面世之后,所见到的评论文章和听到的口头谈议,差不多都是肯定和赞赏;外加一些这样那样的惋惜。当然,负面的谈说肯定也有,只是我这作者确还没有接触到。

在诸多评论文章里,剖析得全面的,是曹铁娟的《〈沧桑曲〉面面观》。而精练得可说“一语中的”的,是杨本泉以笔名“余之思”在《文艺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的题目,指说这反映建国前后一段段史实的著作,《远不止于作历史见证》。老友陈福桐更来了个别开生面的评说,在我年越八十之际,赠了我一首写成条幅的长诗,其诗概括度颇高。只是说明,其中某些过誉之词是不敢当的。全诗如下:

石果老友寿八十	赠我沧桑三部曲
故事源自黔北地	首曰拂晓之时节
次乃解放芳英谱	三曰惊变记时速
一吐百二十万字	十年裁剪三千幅
贵州建省五百年	敢夸说部争第一
中华小说论奇特	章回结构颇醒目
作者亦须入角色	胸中自有万竿竹
君是湄江文学士	少年才名出幽谷
红军队伍有绮波	解放又作县公仆
透悉政策与形势	一篇稿成展玉轴
难得文坛大匠才	绳墨规矩巧布局
塑造人物多而活	水浒章法沧桑熟
语言情节精而细	既堪雅赏又通俗
千载留名惟文章	奇胎正种照红烛
此书已曾分刊载	我读人听皆倾服

沧桑曲 前言

今朝综合成整册 真乃良工造大屋
世上只传一百部 不胫而走千里足
仰望中天且发问 还有沧桑谁来续

“还有沧桑谁来续”呢？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可以肯定，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导引和促进下，将会发展得更加宏伟而快速。作为先进文化组成部分的文学艺术，自然涵在其中。那么，同样可以肯定，一定会有不少新老写作者，用笔来描绘这已发生和将来临的更加宏伟快速的巨变。一点心愿，虽已届耄耋之年，还望能读到这一品类的较好的作品。

石果 2002 年 4 月

注：此《前言》为石果同志生前于 2002 年 4 月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贵阳联谊会”所编印的《沧桑曲》写的《前言》。应作者夫人杜凤鸣同志之意愿，以此作为本版《沧桑曲》的《前言》。

沧桑曲上册回目

- 第一回 1
探旧交一再惊变故
诉往事同样历沧桑
- 第二回 14
谋轻装凌华山托女
遭破败金清芬失学
- 第三回 28
溯渊源金龙霸黎阳
择配偶母女谈对象
- 第四回 42
回里谋和两厢情愿
穿林打鸟一诺不移
- 第五回 53
硬追逼大打集贤栈
急设计巧放舒大元
- 第六回 70
拉关系卖劲作大媒
示威风鸣枪当鞭炮
- 第七回 85
谈时势鉴秋发庭训
攀姻亲清芬堕牢笼
- 第八回 94
李明轩求念解冤经
狐仙庙惠留烧炭匠

- 第九回 108
访妹夫舒大元失望
救亲友龙家荣缩脚
- 第十回 121
劫牢笼雨夜破马房
寻逃犯凌晨吵清江
- 第十一回 133
设小宴金如松布局
遇大劫黎丽玉求援
- 第十二回 150
念骨肉凄凉中秋夜
拾文件雀跃芸芸斋
- 第十三回 164
感分飞沉沉集旧句
强会见匆匆整妆仪
- 第十四回 177
诉磨劫细语狐仙庙
反应变小会炭窑坪
- 第十五回 194
感人言深深记仇怨
遇国难重重历坎坷
- 第十六回 209
运粮移兵风紧云急
触机设谋人小鬼大

沧桑曲上册回目

- 第十七回 225
金如楠精心筹族会
龙传周撒手走他方
- 第十八回 241
耍权术市惠收人心
冒风险舍命闹祠堂
- 第十九回 256
舌敝唇焦宣传失效
紧工催劲屠刀杀人
- 第二十回 268
受冲击慧敏工策划
得音讯飞飞解迷蒙
- 第二十一回 283
传情报频坐芸芸斋
收学费突截凉风寨
- 第二十二回 298
宿荒山枪声惊梦魂
听电话警报乱神志
- 第二十三回 312
黎丽玉惊阻上山道
金海儿慌走无人区
- 第二十四回 329
迎解放金南山进城
忆逃亡徐宛如亮相
- 第二十五回 345
驰大军巨浪卷浮渣
见特函奸心生诡计
- 第二十六回 359
小调皮戏对金云湖
文缀珠直讽丁化雨
- 第二十七回 374
胡揣测定计摸情况
精布局挥军下黎阳

- 第二十八回 390
吃羊肉随俗过冬至
全孝道行权绑父亲
- 第二十九回 400
纵酒赌迷离施巧计
护俘物顽强战后山
- 第三十回 417
撤部队首长谈原由
毁金身迁儒哭祠庙
- 第三十一回 434
取名字无端扳嘴劲
探思想有意叩心扉
- 第三十二回 449
魏若然谈诗泄春意
金海云解犯露心机
- 第三十三回 464
宿恨深弱息挥纤掌
乡情切俘虏盼征云
- 第三十四回 483
补过失做媒赔幼女
谋退路索地筑机坪
- 第三十五回 501
土皇帝得意谈传统
假小姐受辱轻生命
- 第三十六回 517
谋进剿远邀凌华山
恻讳忌情却龙家贵
- 第三十七回 531
旧菜园费劲下说辞
凉风寨使巧试神枪

第一回

探旧交一再惊变故 诉往事同样历沧桑

贵州北部，简称黔北。

大娄山是这里有名的山脉。乌江是这里有名的河流。在这相距两百里上下的一山一河之间，有不少地方是凶山恶水，也有些支脉支流，散散落落，错综萦回，结成了无数小山小水小平原的地带。

黎阳屯是个百来户人家的小场。它所处的地区，正是这种地区之一。从西北方向来的一支大山余脉，沿途分支岔岭，走到这里的三台坎地方便煞了尾。过此一望，一片田野。那散落在田野间的，有些是半连不连的小山坡，有的是略有起伏的丘陵地。不过它们完全无碍于这舒展到隐隐远山外的一望平畴。这里有条河，叫蒲水河。这河若即若离地傍山流来，收容着那来自山间和坝上的洗花溪、小明沟等大小水流，缓缓地向远山以外的乌江流去。从西面群山里流出的洗花溪，在坝上一座小石山下与蒲水河汇流。黎阳屯就在这夹着小石山的河口南面，相距不上半里路。那小石山翠石嶙峋，遍长着乔木杂树，春夏青苍，秋冬斑驳。它正名“纪功山”，人们喊讹了，就叫“鸡公山”。这是怪不得的：一来，那音太近；二来，地形也像，晃眼一看，确有点像从山里跑出来的一只大雄鸡，在这里守护着这临河的小场一样。场口有一座跨连东西两岸

第一回

的石拱桥。西岸上的场镇，已延伸了几户过东岸，使得这小场，竟像系在条绿色带子上的一个变了形的黑葫芦。

一个地名总多少有点由来。黎阳屯的由来可不一般。纪功山上有块纪功碑，纪功碑上说得有它的来历。据说：明朝万历年间，有个叫杨应龙的在遵义造反称帝，那正牌的朱家皇帝派兵征剿。其中有个叫金黎阳的参将，曾在这里击溃杂牌皇帝的一支主力。战事结束以后，他回到这里屯兵落户。“黎阳屯者，”碑文上说，“我族人黔一世祖皇明名将金公黎阳屯兵之所也。”

黎阳屯和山脉煞尾的三台坎遥遥相对。三台坎那层层土坡的上首，一横石岭，像一段没剪齐的马鬃。石岭间有个缺口，两面壁立，好像人工凿开的一般。从黎阳屯西场口蜿蜒而来的大路，爬上这里，一个转折，就进了缺口里面那曲巷般的峡道。也许由于这峡道的样子有点像吧，这儿叫牛角垭。这里是这地方一条交通要道。山里人说：下到黎阳屯就是坝；坝上人说：过了黎阳就进山。这牛角垭就是进山出山的一道门。

牛角垭口靠北一面的石壁顶上，有株撑天拂云的大枫香树。树阴下，背靠石壁面靠路，有座石头砌成的山王庙。在那庙子外侧不过三几丈远，有座矮趴趴的茅草房子，是这三台坎坡面上最高的一家。看模样，好像这家人是专在这里陪着那山王爷守垭口似的。这屋子已很陈旧了，屋檐草襟襟吊吊，土墙壁坑坑洼洼，只是从那些涂补痕迹和烟熏火燎的色调上，看得出还有人住。

1946年。深秋时节的一个傍晚，夕阳抹山，晚风卷起枫香树的残叶，像一片片烧红的赤金满天飞舞。这时，有两个人从山里走出了牛角垭口。走在前面的那个，身材高大，浓眉巨眼，黝黑皮肤的脸上已略有皱纹。他头戴一顶没毛兽皮缝制的碗形帽；身穿青布对襟衫子，束着腰带；短裤脚，蓝绑腿，下登麻耳草鞋。他一只肩头上挂着火枪、火药角、沙子壶儿，另一只肩膀后边是一捆反卷着的兽皮卷，绕颈项一条鸡肠带，吊着个斗笠在背上，斗笠被轻轻摆

动着的火枪药角碰得“梯嗑”作响。这打扮，叫人一看就知道是个当地叫作打山匠的猎户。跟在他后面的，是个年轻姑娘。这姑娘装扮有些特别：头上齐耳根束着个发网，似乎不肯叫那一头蓬松的头发过于放肆。而那宽朗的齐统统对襟上装，又细又长打齐脚背的裤子，更是山里的、坝上的、做活的、读书的女孩子都从没有过的衣服式样。脚下一双沾泥带草的帆布鞋，两只尖子上都张开了破口，不是说明穿得过久，就是说明她踢蹴得劲大，磨损过速。一个印花布打的大包袱挂在她肩上，看来不轻。她却不在意，手里拿着把油纸伞，边走边甩动着玩。

两人走到红叶满地的山王庙前，姑娘叫道：“爸爸，我看你像有点累，歇歇再走不好？”

爸爸抬手一指：“到都到了，歇什么？”

姑娘欢喜得一声尖叫，拎起伞把上那绳套，甩了个流星赶月。

她爸爸掉头扫了她一眼：“你秀气点不行？常给你讲，要记住你是个女孩子家……”

姑娘伸伸舌头，随着父亲的脚步离开大路，上了草房地坝边的几步石坎。

草房的正门是开着的，却悄无声息。刚跨上地坝边沿，打山匠就放喉咙高喊一声“二哥”！

“二哥！垭口二哥！……”在边走边喊的打山匠快到门边的时候，屋子里一声响，一个戴着老花眼镜的半老婆子伸头跨出门来，手里拿着正在补缀的东西，惊疑地问：“是哪个还在……？”

打山匠抢前一步：“二嫂，你看你这样老喽……还认得我不？”

老婆子推开眼镜打量了一会，失声叫道：“阿呀，你是凌华山师傅哇……稀客稀客！怕是十多年不见了吧，怎不老啊！快进屋坐……”

听着说话的声音还那么响亮，凌华山觉得这垭口二嫂还并不衰老。他笑笑说：“看来只是头发白了点，别的都没什么。”

第一回

屋檐口很低，凌华山取下了火药枪埋着头才进了屋。他那姑娘却直着腰，发网上挂沾了几节断草。进门以后，凌华山指着女儿对垭口二嫂说：“二嫂，这就是我那丫头，小名飞飞。生她那晚，梦见飞起来打得只黄斑老虎。”他说着又掉回脸来，“飞飞，这就是我给你说过的垭口二娘。你……你叫龙二娘吧！喊金孃孃也要得，她后家姓金——不，干脆不要姓，懂吗？”

飞飞点点头，撂下包袱，垂着两手，规规矩矩叫了声“孃孃”。

垭口二嫂把飞飞从头至脚、又从脚至头打量了一遍，连声称赞：“好好，一看就晓得是个能干姑娘。就是……就是这身打扮像个男娃子。坐吧，还没有走得累？”她指着门边的矮板凳，还拖过来两只草墩。

斜向东南的房子有点背光，屋里已黑影沉沉。凌华山本来对这里是很熟的。他知道这个堂屋的左手面是灶房加卧室，右手面是猪圈和堆柴草的地方。原来堂屋里还有间铺，是垭口二嫂的母亲睡的；他来作客，就和垭口二哥龙传兴睡在这里，那两母女就在灶房后半间睡。凌华山目光在黑影里扫扫，不禁问道：“二嫂，传兴二哥呢？是……出门了？”

垭口二嫂长长叹口气：“哪里还有你传兴二哥？死啦！”

“死啦？”凌华山惊得伸长了颈项，“哪些时候？”

“日本鬼打到独山那些时候，满两年喽……”

太阳已经完全背山。凌华山马上觉得这屋里一片阴沉。默了一会他才又问：“害的啥病？他身子壮实嘛，我记得。”

这时垭口二嫂已走过灶房。她一边向灶孔里拨火放柴，一边扬声回话：“什么病，丁卯年打祠堂留下的老根子……你那些年在這裡听说过没有，这里金龙两姓发了回大病？两姓人争青龙堡那片地。那地是我后家一点老业……”似乎为了在脑子里理理那件事的头路，也似乎是灶里出来的柴烟薰着了眼睛鼻子，垭口二嫂微扬着身子闭了一下眼睛。睁开眼后，她继续说：

“我爹辈是两弟兄：伯伯叫金银封，我爹叫金银成。甲子年大天干，我伯伯带着我那堂哥金树芝……你凌师傅怕还不晓得我的名字，我叫金桂芝呀。唉，说这干啥？我说的是，伯伯一家全到远处逃荒去了。那时候，龙孝思出面要买那地。龙孝思就是如今将军第龙传周的老爹。实则是龙家族下买。大众的钱不心痛，价出得高些，我爹就放口卖啦。还没足价，首府大院金鉴秋、金如楠几爷子听到了风声，立马派人找我老爹，同龙家争闹。光天干还怕死不绝种，又大大打了一架。那都不说啰。过了十好几年，我伯伯是死在外面没有回来。我树芝哥带着一家人回来啦。他们说青龙堡是上辈未分之业，要二一添作五分价款。说那价款是我这当女儿的得啦。背他疙瘩时，两姓吃议和酒分了那块地，金家族下一半价就一文没有给。金树芝有两个儿子：金春涛、金春江。他们奈何我不得，就找你传兴二哥出气。有一天，他在场上碰着他弟兄，说起说起就给你传兴二哥一轮扁担。右的只脚腿打坏了，肋巴骨也伤了。就是那样就得个咳嗽吐血的养生病，拖到前年……”

时光冲淡了人的哀思。垭口二嫂谈着，好像谈别人的故事，已经不很动感情；可是，靠着间门方听着的凌华山，胸膛里却像塞了个毛栗球样，呼吸也不匀称起来。

柴渣木叶“哗剥”地响，灶孔内亮出了火光。垭口二嫂提出水桶，要赶天没黑尽的时候去挑挑水来。凌华山说：“飞飞去挑吧！这外边屋山头坎下过去点有家人，水井就在那屋后边石壁壁脚下。”他虚指了指。飞飞应声抢过水桶挑子，一路碰磕着出了门。

垭口二嫂点上桐油灯。交织的灯光火光，使这狭小的土墙屋子有了点活气。垭口二嫂站在灶背后舀水洗锅。凌华山干脆坐到灶门前去添柴烧火。他这次特地带着女儿远天远地到这里来，有个经过再三考虑的打算。而这个很多年没有来过的地方，也料着定有些人事变迁。然而，龙传兴已死这一变化，对他又似乎很突然。这使他觉得有许多话要问要说，又纷乱得不知从哪里谈起，垭

第一回

口二嫂这时谈的那些事，打祠堂他听说过；兄妹扯皮，内侄打姑爷种种，却一点不知道。

十多年以前，凌华山的家还住在天池岭老鸹山上的时候，不时下黎阳屯来卖点兽皮兽肉，买点东西。有年，这里后山一带闹野猪，他被请来专门打捕了几个月。为了进出山方便，他就住在垭口二哥龙传兴家里，两人由主客关系变成了好朋友。

最后一次到黎阳屯，那是三岁多的小飞飞生病，他下来给她抓药。那时他落脚在场上集贤客栈，只出山过路在垭口二哥家里坐了一下。他记得当时还有金坡老石匠在这里。谈的话当中，还记得点影子的，是当时的贵州省主席王家烈摊派的什么“禁烟罚金”和“讨赤捐”。到得场上，货没有出手，药也没有抓到。山上专人来送了个吓得掉魂的消息。他匆匆回山，过牛角垭就再没有停脚。现在想来，那次下山时那一面就是他凌华山和垭口二哥龙传兴的最后一面。

那点往事的影子浮来，凌华山不禁联想到了此地的另一个好朋友，就是那回也在这里见过面的老石匠金坡。金坡，下巴一绺长胡子，冬时腊月都打着光头；凌华山来打野猪那时候，他不过五十多岁，由于班辈高，一般人喊他“坡爷爷”“坡老爷爷”，凌华山是外地人，只按着年龄差异叫他“老哥子”。那位石匠老哥子有个儿子，叫金锡周，是个仿佛有点憨气实在不憨的人。凌华山虽和他接触不多，印象也很好。

凌华山算着年头岁数，坡老石匠该是七十靠边的人了。他不禁问道：“二嫂，老实你们那坡老爷爷呢？还有你们喊的锡周叔，他一家子还好吗？”

“他吗？”正在淘包谷沙的垭口二嫂略顿一顿，“他在。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孙孙。锡周小叔叔没有啰，早遭难啰！红军过路那年，锡周叔在清江镇和红军玩了一下，红军一走就被抓，不上十天就叫到县城去领尸。那小婶婶赵翠吗，太年轻。老爷爷叫她各自‘走

一步’。她走,走到阴曹地府去啰,跳了蒲水河……坡奶奶倒是去年才去世的。”

火光烘映里,凌华山脸上一片猪肝红。两笔粗眉毛在尽量往中间挤拱,就像两条黑毛虫耍斗架一般。

“哦,红——军!”他把“红”字拖得老长,“军”字又戛然而止,随即问道,“红军在这里扎过多久,二嫂?”

红军在遵义桐梓一带来复往返,打着震天动地的仗。但在这里,据垭口二嫂说:大队只在县城和清江镇住了些天。住在清江镇的,分有几十百把人往黎阳屯这面来,进到山里,在卡马关和雷家的乌鸦粮子打了一下,也没打上去就撤了下来,只在黎阳屯住了大半天的样子。

碰磕声响从大门转到间门,挑水的飞飞到了。翻门槛一荡,前桶里溅出一片水花。飞飞听得在谈红军。她是听说过这个有点怪的名字的,桶没卸肩,就忙不迭地问:“你看到红军了吗,嬢嬢,像什么样子?”

垭口二嫂帮着提水倒进缸子,她发觉这姑娘手脚重。她那水缸又是有了点破损的,大意不得。第二桶水还没倒下,飞飞又问了第二遍,垭口二嫂只得边倒水边摇头。

飞飞虽然有点失望,等着这位嬢嬢回到灶后继续往下谈的时候,她还是赶紧把水桶、扁担放过堂屋,回来站在灶边细听。

垭口二嫂说,那时节不明白红军的底细,被两大府第那些人说得可怕得很。一听来了,赶忙就往山旮旯里躲。躲过几天回来,只看见在他家这土墙外面写的几个大字。又不两天,联保处就派人来给铲了。

锅里水开起来,锅盖“突突”作响,灶上弥漫起一层雾气。垭口二嫂伸手去揭锅盖,却忘了似的没揭;她把手按在横木把子上,压低声音说:“可惜哟,凌师傅!那红军,就像老辈们讲的太平军那样,是个过天星。”

第一回

在埡口二嫂放包谷沙下锅的时候，飞飞坐下拧她那裤脚上的水汁。凌华山咂紧嘴皮想想，站起来，拉开这灶房对着山口那个侧门，迎着已有点寒意的夜风，走了出去。他在微微星光下，把斜在地坝坎脚那所谓乡村公路上上下下看了一遍，再由大门转回灶房。

这时，埡口二嫂和飞飞并坐在灶门口前面，在给飞飞讲红军在场上宰猪散肉、开仓分粮的故事：“……就是没人敢要，除了几个叫化子，就还有个龙华，他胆子大，去捡了两块没刨毛的肉——脚退一下，飞飞，让你爸爸坐里边去……”

凌华山边坐边接嘴：“哦，有个龙华！龙华是哪个，二嫂？”

“你凌师傅不晓得龙华？”埡口二嫂似乎有点诧异，“痣胡子嘛，芸芸斋茶馆的老板。袍哥行，那些年是管事，如今龙头大爷啰……”

凌华山脑壳动了动，不知是摇呢还是在点。

埡口二嫂继续说：“他那一去提肉，险喽。后来又差点叫两姓人干架打祠堂……”

飞飞清脆地叫声“嬢嬢”，煞眼问道：“尽说打祠堂，你们这地方咋个的嘛？祠堂我看见过，像庙子。又不是豺狗老虎，打它干啥？”

埡口二嫂笑笑：“我慢慢给你讲嘛。”说着就站起身，转到灶背后，舀了一大盆水，动手洗筲箕瓢子。她正要开口回飞飞的话，却叫凌华山截住话头：“不忙，二嫂，不忙答飞飞问那个！”凌华山一下子又站了起来，尽量向灶后躬过腰去，压紧声音说，“我问个事，二嫂，你们这里，像金锡周那种案子，还有别的人犯过没有？不只红军过路那时。像后来，有些地方就闹共产党，搞暴动……”

手里的刷把停下来，埡口二嫂微微呆了一下。她忽地应声：“有有，前年。不，上前年啰。开头听到，我稀奇，说集贤客栈窝藏这个，”她把刷把一拍瓢子，“‘甑子饭’，……我说，人家开铺歇客卖饭，有一甑子饭就算犯法？后来才晓得，说他窝藏共产党……金